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1998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J.P.

朱幼麟議員

何世柱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承天議員，J.P.

何俊仁議員

何敏嘉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永達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J.P.

李啟明議員，J.P.

李國寶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

吳清輝議員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J.P.

夏佳理議員，J.P.

馬逢國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張永森議員，J.P.

許長青議員

陸恭蕙議員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

陳智思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鑑林議員

梁智鴻議員，J.P.

梁劉柔芬議員，J.P.

梁耀忠議員

程介南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J.P.

楊孝華議員，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J.P.

羅致光議員，J.P.

譚耀宗議員，J.P.

出席政府官員：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J.P.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J.P.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J.P.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J.P.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J.P.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J.P.

衛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J.P.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梁寶榮先生，J.P.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J.P.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J.P.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J.P.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J.P.

經濟局局長關永華先生，J.P.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J.P.

財經事務局局長黎高穎怡女士，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請大家坐下。

（多位議員舉手示意想發問）

主席：各位反應神速，無須提示已舉手示意。現在請秘書為大家記下姓名，請各議員舉手多一會。

主席：由於各位同時舉手，所以某些議員可能須輪候一會才能發問，請各位見諒。

行政長官知道今天時間比較緊迫，所以他不打算向本會發言，我們立即開始質詢。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我昨天在聽董先生發表施政報告時認為他的目標很踏實，但後來聽他在電台的回應裏提到，肯定明年或日後都不會加稅；我粗略計算了一下，發覺政府一方面支出沒有減縮，而另一方面財政赤字又相當大，公營部門 3 年內只節省了五、六十億元，所以數目是稍為計不通的。請問董先生是否可以清楚解釋一下，香港的各類稅項是否都不會增加，或只限於增加他所指定的某些特別範圍？

行政長官：本來我想談幾句話的，但後來想想昨天已經說了 2 小時 30 分鐘，所以今天不好意思再說了。（眾笑）

關於李議員剛才提出的質詢，首先我想強調，由 1997 至 2001 年這 5 年期間，須動用 2,350 億元作投資和注資、興建鐵路、公路、學校和一切基建之用，對香港長遠的發展非常重要，因為考慮到其重要性，我們便要看看為了這 2,350 億元的龐大投資，我們是否須加稅？我們是否有能力負擔？據我們目前的理財政策，我可以高興地對大家說，我們無須加稅，我們是有能力負擔這 2,350 億元的承諾。

至於其他方面，我也曾強調我們將來仍會維持保守的理財政策，這項大原則是不會改變的，即我們將來的經常性開支和中期的經濟增長是會互相配合的，這項大原則是不會變的。在這個情況下，我可以肯定我們已為了這 2,350 億元作出了儲備，其他的工作也會按照審慎理財的政策來處理。

主席：李議員，你是否想跟進？

李家祥議員：由於有很多同事希望提出質詢，我把機會讓給他們好了。

主席：按照慣例，議員在主體質詢獲得答覆後，接着可以再提出一項跟進質詢。

李柱銘議員：董先生在發表這次施政報告後，已經用了很多時間到電台.....

行政長官：對不起，可否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李柱銘議員：對不起。董先生在發表這次施政報告後，已經用了很多時間到電台及電視台解釋他的施政報告，這是很欣賞的。但是，本會很希望他能夠多些到來與我們分享他的智慧。但是我們要求了很久，他才說每年來 3 次。我們希望每次有兩小時的會面，但他好像仍然不大願意。我們知道他每天都很忙碌，例如，每年都有很多個小時花在出席書展、畫展。如果他希望處理好行政立法關係，那他是否應走出第一步，讓他屬下的官員知道，他願多些到來這裏。這是否那麼困難呢？例如，這次他是否可以給我們兩小時的時間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是這樣的，首先我想告訴大家我很尊重立法會。我說過我一年會來 3 次，我亦說過如果有需要，或有突發性事件的時候，我可以多來，但原則上是訂了 3 次。這個不是尊重與否的問題，我亦曾經向梁議員解釋過。事實上，我們也很多機會在這裏見面和交談。第二點，我的秘書最近做了一個統計，他曾在 7、8、9 這 3 個月份每天平均安排我用兩個半小時接見外來的人，而這並不包括政府的同事。兩個半小時接見外來的人，大約 4 個人一組。那些包括甚麼人呢？本地的人、各個界別、各層次、立法會議的

同事，有金融界、草根、外國到來的、財、經、政，各方面的人都有。我在 7、8、9 月這 3 個月裏，每個月都接見這麼多人，因為我真的很想確實知道市民的脈搏，以及國際市場的反應，即他們對我們所做的事有甚麼看法和想法。所以，第一點，我希望李議員能夠諒解，我會盡量與立法會溝通，而我知道我的同事也常常與立法會的議員溝通的。

主席：李議員，你是否想跟進？

李柱銘議員：董先生，其實我們現在談的不是合作或尊重的問題。我現在覺得最重要的是怎樣體現《基本法》第六十四條，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這個負責不是表示閉門說閒話，甚至或是閉門說很多國家大事，而是一定要讓市民看到這個政府是向立法會負責的；不可以私下接見政黨或私下交談，這是不算的。我們這麼着緊，就是要他正式的來到立法會，至於當是質詢或交談都不重要，但是，公開的場合則是很重要的，否則，便不能體現《基本法》第六十四條。

行政長官：私人見面不算，怪不得李議員不想見我了。（眾笑）且讓我這樣說，我們會很尊重《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所有權利，在這方面李議員可以放心。我剛才說過每年會來 3 次，一次是施政報告之後、一次在第一季、另一次在第二季。至於第三季是否會來，因為有假期的問題存在，所以不知是否會來，而後來決定是 3 次也可以。我再說多一次，如果發生甚麼重要的事、突發性的事，我是會很願意到來的。

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說到 4 個他認為重要的因素，其中他說現在最關鍵的是我們自己的信心。我認為市民的信心亦與市民對政府官員的表現的評價有很大關係。我亦留意到他提到我們很多令人羨慕的優勢時，未有提及公務員隊伍。在過去 1 年裏，在處理我們所看到的危機事件時，公務員的自我評價，有時候往往與輿論、公眾的印象有所距離。為甚麼行政長官在這份施政報告裏沒有就過往 1 年裏，受社會廣泛關注的事件作較深入的檢討，以及指出在政府的運作出現了甚麼問題，有甚麼改進的措施呢？政府在建立公眾對官員的信心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否不足夠呢？

行政長官：我想較詳盡談一談這個問題。機場啟用時的確發生了些問題，現時由於調查委員會正在進行調查，我不便多說。不過，事實上，現時機場的運作很好，這是有目共睹的。至於禽流感事件，我最近一直強調，發生了這件事，影響了香港的聲譽和信心，但事實是否這樣的呢？讓我仔細看看禽流感事件的過程。殺雞方面工作的確辦得不好，但任何事，我們都要看看結果怎樣，結果是香港最後沒有發生禽流感，國際方面及國際衛生組織也很認同在這件事裏我們做得很好。但說到政府官員可否辦得更好呢？當然是可以的，我知道我們的同事會繼續努力。

第二點，我想在這裏說，我與政府的同事合作了一年多，大家合作得很好，我認為每位同事對香港都很有承擔、很努力、很有領導能力、很樂於接受挑戰。事實上，相信最近大家也看到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將我們的同事與新加坡及台灣的官員作比較，例如，我們官員當中的博士不夠多、或不及別人優越。我現在向各位議員說，我認識很多新加坡的官員、朋友，我的很多台灣朋友也是當地的高級官員；我可以對大家說，我認為香港的同事的水準和他們一樣高、一樣好，效率可能還要高些。我是感到很驕傲的。在 18 萬公務員當中，個別的公務員有沒有出錯？當然會有。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出錯後如何跟進。我對香港政府現時的公務員機制是很有信心的。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想跟進。行政長官是否認為在過往 1 年裏，我們所看到的故事當中，沒有任何官員有失責的行為或須負責任呢？

行政長官：曾議員，我認為可以這樣說，例如在這次的機場事件中，機場調查委員會在完成研究後便會向我們提交報告，這一定是公開的報告，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曾議員屆時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認為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而我也可以有一個結論。其他的事件，例如醫院管理局的事件，亦正在進行調查，或有些事件已經有了結論，而大家也知道的。其實每件事都會進行調查或作跟進，而應該有所改進的我們便會改進。

主席：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謝謝主席。我想問一問行政長官，由於現時香港市民對很多事情都很擔心，但聽完你昨天的施政報告，我覺得你並沒有危機感.....

行政長官：對不起，我聽不到.....

劉慧卿議員：董先生，請你帶上聽筒，那你便可以聽得清楚些而我們又無須太大聲說話了。我們市民希望政府有危機感，這樣政府才會採取行動應變。我可否請董先生告知本會(因為你昨天沒有提及一些我們很想知道的問題)，例如中國接管香港十多個月後，外地及本地在香港的投資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是增了或減了多少？對未來 12 個月的經濟發展，你的預測如何？有多少間公司會倒閉？有多少人會失業？因為我們想知道你如何看以往及將來，才可看到你是否有策略應付這些情況。

行政長官：劉議員，你說政府沒有危機感，或說是我沒有危機感，我想這樣回應：有些突發性的事件，我們真的沒辦法，但有些事情，例如 8 月份內，我們在金融市場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你是否認為我們沒有危機感？我們的目的是甚麼？我們的目的希望把金融市場的秩序穩定下來，我們採取行動後有沒有效果呢？的確是有的；有沒有結果呢？的確是有的。如果沒有危機感，政府為何會有如此大決心，進行這件事呢？這件事得到香港市民普遍的支持和認同，國際金融界，包括紐約和倫敦，也很認同我們的措施是有需要而且正確。所以如果說我或我的同事、金融界的同事沒有危機感，我希望你能再考慮一下。

至於在今後經濟上的發展會如何，我昨天已說過，我對 1999 年這一年並不表示樂觀，但究竟有多少公司會出事、或會否出事，那其實有很多因素。舉例來說，劉議員，你看看在兩、三個星期以前至今天，利率已回落了不少，“Interbank”利率已回落了很多，只有最優惠利率仍未回落，利率變化對每一間公司的運作都影響很大，既然仍有很多未知之數，我們唯一可做的是——我亦知道財經事務局已在跟進及留意問題的發生，政府不斷留意情況，並非沒有理會。

在失業率方面，我知道你很關心，我也很關心失業的問題，失業率不斷上升，我亦相信會繼續增加。在這方面，我們必須關懷他們，但最基本解決的辦法，是如何令經濟復甦，經濟復甦便能製造就業機會，在這方面，目前我們是有採取措施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亦要看得長遠一些。

劉慧卿議員：很簡單的跟進。我要問董先生，我相信政府一定有數字 — 請董先生帶上聽筒，因為這會議廳很大 — 我相信市民希望知道這些數字，例如，我問你以往 12 個月本地及外國的投資，你應該可以告訴我們；如果完全沒有人來投資，大家是要知道的。對於將來，官員應該有很多數字：經濟增長、收縮及預測等，這些數字我們是要知道的，看見這些數字，可令大家有危機感，而並非你所說的 10 年或 20 年後的事，所以我希望董先生明白香港市民很擔心，請你不要只叫市民用抗洪的心態，我們不想如此落後。

行政長官：劉議員，我覺得我們一點也不落後，1996 年有 1,000 億美元，由歐美投入亞洲（不包括中國大陸和日本）。1997 年這一年，超過 1,000 億美元溜走了，這個數字是“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提供給我們的，事實上，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當中，資金是溜走的，沒有資金來亞洲、香港投資。所以，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為何我們如此着急希望國際金融能穩定下來，希望香港的金融市場能夠安定下來，也就是這個原因。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謝謝主席。董先生，在改善經濟情況方面，你認為短期內很難有甚麼作為，剛才數位議員亦已提過。對於昨天你提及較有新意的“創新科技”及“50 億元”的建議，自由黨非常支持。我們都明白遠水不能救近火，但我們仍極支持應盡快去做，這對我們的下一代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希望問一個具體的問題：那 50 億元的運用是否有時間表？你最近數項經濟政策，我們都非常支持，但在實施方面，卻令我們有些失望。例如，你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及，撥出 5 億元幫助出口的貸款，到最後只用去數百萬。在昨天你的報告中，那 25 億元也只用了約一億七千多萬，即 92 宗貸款，還要在 6 個月後才作檢討。雖然我們是遲了起步，但不希望科技發展亦要等 5 至 10 年。我想請問政府有否考慮，那 50 億元會在多少時間內用完？

第二項質詢，是請問這筆款項是直接撥給工業界（我們工業界再找專上學院作研究是另一回事，這是台灣和新加坡的做法），還是以你們的構思，是由專上學院作研究後，才找我們工業界？謝謝主席。

行政長官：田議員，首先你說在短期經濟方面我的施政報告內，沒有甚麼內容。但我想問你，我們可以怎樣幫助本港的短期經濟？我們不能從去年或今年 1 月開始，一直累積至 10 月才去做，或等我說了才去做，因為這些短期措施，在適當時候要馬上實施，所以從 2 月份開始，一系列的措施一直在進行，至 8 月份仍在進行中。所以我們不是沒有做，我們一直在做。我昨天亦說過，減稅也好、凍結公屋租金和兩條鐵路的收費也好，總數達 200 億元。財經方面，在 8 月份也做了一些事情。事實上，我們一直有做事，目的是希望紓解民困，穩定市場。施政報告便是把過去多個月來所作的一切作個總結，並把長遠的看法帶出來。

關於你提及中小型企業的 25 億元貸款，的確有很多不同意見給予政府，政府明年初會作出總結，但事實上我們一直聽取很多意見。在 6 個星期內有 92 宗申請，在首兩個星期是比較慢，後來便加快了。政府會盡快作出結論。

至於那 50 億元，田長霖先生的最後報告將在明年 6 月底前提交，希望在這數個月內，他與委員會詳細討論剛才你提出的問題，希望屆時會有滿意的答覆。

田北俊議員：主席，是直接資助工業界發展高科技，還是經過專上學院作研究，然後再交由我們工業界處理，這點是否還在研究之中？

行政長官：有關建議是組織一個 "Applied Research Institute"，即應用科研中心，由這個組織作科技研究的工作。細節方面，我希望你再等候數個月，我們應盡快提交報告。

主席：陸恭蕙議員。

陸恭蕙議員：行政長官，我實在有很多質詢，但我想集中問空氣污染的問題。在施政報告中，你也承認空氣污染已非常嚴重，但政府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意見是，的士將改用石油汽。我的質詢是，鑑於施政報告的建議是讓所有新的士在 2000 年年底改用石油汽，行政長官可否知道，由現在至 2000 年年底的兩年多內，會有多少輛的士？因為全港的士現有二千多輛，數量是否太少？如果行政長官仍然覺得現時空氣污染的程度已很高，你會否考慮再與政府官員商討辦法，加速實施？因為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委實太長了。

行政長官：陸議員，我為這件事也很焦急，希望能夠盡快落實。據我瞭解，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尋找地方安裝貯存石油氣的“**tank**”，問題就在這方面及安全措施等。儘管我們說 2000 年，我們仍會盡快落實，而且我們也希望如此。

陸恭蕙議員：我的跟進質詢是，希望行政長官可以真正關注這問題，看看有沒有可能加快處理，我相信是有可能的，我希望行政長官利用你的領袖精神，為我們帶來新鮮的空氣。我的跟進質詢是，因為我們現時關心的，不單止是士改用石油汽這般簡單，而是車輛排出的廢氣。所有車輛都排出廢氣，但電單車卻有排出廢氣的標準 (*emission standards*)，為甚麼只有電單車而不是所有車輛都有這個標準可依？

行政長官：陸議員，這項質詢我可無法回答。（眾笑）很抱歉。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正在研究另一種柴油，可使污染的情況改善 55%。在這方面，我們也很有決心辦到，並在明年開始禁用含鉛汽油。關於你剛才的質詢，我未能回答，且讓我慢慢跟進。

主席：劉漢銓議員。

劉漢銓議員：行政長官，你的施政報告發表後，有些人建議你有為而治，有人建議你無為而治，意見不一；但我相信市民應會一致認為，你今天的施政報告，顯示你重視香港整體及長遠利益的決心，及不因當前的經濟困難而有所動搖。然而，在具體建議如何解決就業問題方面，特別是專業人士的就業問題方面，卻沒有詳細談及。本地的專業人士，已多次向政府提議，可否設立制度，在承辦基建工程方面，鼓勵多些本地的承辦商來參與；或要求外地的承辦商在一定程度上，僱用或培訓本地的專業人士，特別是專業人士，使他們得到優先就業，亦有助減低失業情況，同時並可促進技術轉移，不知政府有何具體的措施，可以達致這個目的？

行政長官：劉議員，關於不同階層人士的失業問題，最終的解決辦法是令經濟復甦，當經濟開始活躍起來，各階層的就業機會便會增加。所以，在這方面，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便可以達到這點。你提及專業人士的就業問題，香港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系。所以，基本上，各類人士都可來香港做生意、爭取各方面的生意，例如，顧問公司或其他專業人士，我們都很歡迎他們。在座很多位議員，包括何鍾泰議員已向我談及，你又向

我說過，吳議員也好像向我提及，關於可否增加本地專業人士的就業機會，而何鍾泰議員更特別向我提及技術轉移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大約 1 個月前你們已向我提出，但我仍在研究中，因此，很對不起，今天我不能答覆你，但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關心的。

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主席，近期裁員減薪風起雲湧，使打工仔人人自危，加上工商團體落井下石，推波助瀾。我想請問政府就這裁員減薪風潮採取了甚麼措施，以及如何使打工仔恢復對社會的信心？

行政長官：剛才我出席了由 10 個工商聯會主辦的午餐會，我當時解釋過有關施政報告中的措施，我特別提到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現時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我對他們說，政府不可能、亦不會訂定薪金的水平，政府是不會這樣做的。但我對他們說，在現時最困難的時候，最重要的是體恤員工的生活，我希望他們與勞工界努力溝通，建立一個更好和互相信任的關係。在這段困難的時候，我同樣希望李議員也能這樣做。我們為了顧全大局，穩定局勢是最重要的.....

（公眾席上一名男子起立叫囂）

主席：不准嘈吵！（該男子繼續叫囂，並揮動一疊紙張。）

主席：拉他出去！（數名保安人員趨前欲阻止該名男子叫嚷，但他繼續站立叫囂。）

主席：拉他出去！（該名男子與保安人員糾纏，並繼續叫囂。）

主席：拉他出去！（在保安人員把該名男子帶離公眾席時，該名男子仍不停叫囂，公眾席上另一名男子取去他手中的紙張，隨而把紙張擲下會議廳。）

主席：各位議員，現時既然無法安靜地舉行會議，我暫時停止會議。

下午 3 時 37 分

會議暫停。

(該兩名男子被帶離公眾席)

下午 3 時 38 分

會議隨而恢復。

主席：對不起，行政長官，剛才我們受到少許騷擾。請行政長官繼續回答議員的質詢。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想提出另一項問題供大家參考。去年 12 月之前的 3 個月裏，香港就業人士平均有 3 196 000 人，今年 7 月底之前的 3 個月內，平均就業人士有 3 197 000 人，其實就業數字是沒有減少的，雖然員工的薪酬可能有降低。為甚麼我要提出這問題呢？因為現時香港的問題，除了經濟萎縮外，其實也有人口迅速增長的問題，這是我們終有一天要面對的。此外，我想提一提，政府其實在就業方面一直也做了很多工夫，根據最近僱員再培訓局的資料顯示，達 70%的學員在受訓後能找到工作，職業訓練局的成績也不錯。說來當然容易，但我希望失業人士千萬不要氣餒，自己要在困難時候，爭取更多學習機會；學習後充實自己，增強自己的力量，待機會到來時便會更容易爭取得到。我知道說這番話，許多失業人士也許會認為是空談，沒有提出任何實質辦法；但我覺得最實質的辦法，是盡快使經濟復甦，因為根據以往的數據，每 1%的經濟增長便帶來 3 萬個就業機會。我們在這方面要更努力。

李啟明議員：主席，我想稍作跟進。行政長官在昨天的施政報告說，4 項挽救經濟措施的其中一項是挽救信心，現時我們看到失業情況與經濟是有很直接的關係，現時市民，特別是打工仔，信心的確是很脆弱，如何恢復信心是至為重要的。在這方面，我們並不是鼓勵勞資對立，但事實上，政府有甚麼辦法進一步改善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對話，使信心能夠早日恢復？

行政長官：我剛才在一個大約有 1 000 名工商界人士出席的場合，特別強調勞資對話的重要性，我也特別強調我自己的經驗，一個成功的企業，是關心勞方利益的企業。希望大家在這方面多努力，我也會多做點工夫。

主席：張永森議員。

張永森議員：行政長官，在區域架構檢討方面，不少人對政府今天的處理方式作出很多批評，主要集中在：第一，政府以禽流感事件作為主題，借雞殺局；第二，在民意分析方面，存有很多爭論；第三，在架構方面，實際上昨天才第一次聽到政府對行政架構的重組，具體提出一些意見。我想問行政長官，在處理方式方面，你們會否考慮在未來 3 個月內做一個開明及有胸襟的政府，把政府重組行政架構及兩個市政局架構的一些反建議，再拿出來讓市民表達意見，做一個較為獨立、有系統和科學性的調查，建立良好基礎，讓立法會在 99 年初，可就這些民意再討論整個檢討？

行政長官：張議員，關於兩個市政局和環境衛生方面的問題，其實昨天我已在施政報告中詳細說明。我知道政府的確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亦諮詢了公眾，聽到很多不同的意見。我知道在這議會內，有很多議員不同意政府如此做，我昨天曾強調，希望能在未來數個月能說服大家，爭取你們的共識以支持政府的方向。我們亦可利用這數個月時間來討論有關的事情。

張永森議員：主席，請容許我跟進。行政長官剛才提到禽流感事件，是政府方面處理不當。行政長官可否透過今天的會議，公開給市政局一個公平的交代？在禽流感事件中，基本上是由政務司、經濟局和衛生福利局負責決策和統籌的工作，而市政局只是負責聽命，以執行“執”死雞的工作。（眾笑）行政長官可否公開澄清還市政局一個公開、公平的交代，這事件處理不當是與市政局無關？

行政長官：張議員，我在昨天亦提到，禽流感事件反映出幾方面的問題：第一，是我們本身的环境衛生有問題；第二，有太多不同的政府架構來處理同一件事、缺乏統一的中央統籌的做法是不理想的。所以，我們現在並不是對市政局有任何怪責，而是認識到有這麼多不同的界別和機構一起處理這件事，並非最好的安排，而應由一個中央統籌的部門來處理，我們只是照着這個方向而行。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我相信董先生也知道失業率嚴重，現時失業人數超過 20 萬，不少人已長時間失業，他們的蓄儲也可能已耗盡，生活非常困難。很多人期望昨天的施政報告對失業問題提出良好和積極的措施，但似乎董先生並沒有做到這點，而是把問題交由就業高峰會解決。我想請問董先生，面對就業專責委員會所提出的多項措施，但很多措施現時仍是“半天吊”，在並未實施或不能實施的情況下，政府或董先生怎樣可使所提出的措施能真正幫助失業人士呢？

就以我說了多次的添馬艦為例。勞工界曾建議撥出土地予失業人士謀生，但當添馬艦撥出後便出現了畸形現象，就是須以 3 萬元租用一個攤位，失業人士那有這個條件呢？最後這個計劃亦告吹。現時該處已由旅遊協會辦作“動感之都”，但進展不錯。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我們提出一些措施幫助失業人士，刺激經濟，但通常是“說歸說”、“做歸做”、“政策歸政策”，直至昨天也有政府官員提到珍寶墟是屬於市政局的，我說：“不是，該處當初說明是為了扶助失業人士的”。我希望董先生明白，過去有關專責小組所提出的措施是不能實施的，我希望董先生能跟進這些問題，能令官員感同身受，明白失業人士的困境，把過去訂下的措施加以施行。例如培訓，現時想接受培訓也不容易，“四九一”課程是由有變無，這些都是甚麼措施？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希望董先生能回答我這項質詢，並設想怎樣能把專責小組在過去所訂的措施不致“半天吊”，不要只做公關的工作，而要令措施真正能刺激經濟、幫助就業。

行政長官：陳議員，政府已多撥 5 億元給僱員培訓局作訓練之用，增加了大約 8 000 個名額，政府的確是有做事的。僱員必須經過再培訓才取得新知識，有助於找尋新機會。

關於珍寶墟的問題，政府已對這事有所跟進。事實上，就業專責小組所提出的多項措施是正在進行的，其中只有一、兩項還未進行，我們仍然在跟進，有關情況我會在適當時候告知議員。

主席：陳議員，你是否想跟進？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要告訴董先生，過去有關的措施是出了問題的，例如我剛才說的“四九一”課程，即 4,000 元、9 個月和 1 000 個名額的培訓，當市民報名時，報名資格由原來的中三程度，提高至中五程度，原因是位少人多。政策由一個部門負責，根本是不能實行的。很多人非常期望政府的政策能實行，我最近接到不少投訴，是市民聽取政府的建議學技術，但有些人連再培訓的資格也沒有，有些則在再培訓後也找不到工作。所以，董先生，請不要只看報告，並非有七成人士真的可以找到有工作，其中可能有很多“水分”在內。所以我只關注怎樣才能令政策真正實行？

行政長官：說到七成的數字，我在到這裏來前 5 分鐘曾再看這個數字，因為我相信議員一定會問我這個問題。（眾笑）其準確程度是怎樣，我稍後會再查核。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行政長官去年在施政報告中，強調要改善營商環境，但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卻不見在這方面着墨。過去 1 年來，我代表的零售批發界的環境不但沒有得到改善，而且情況非常險峻。有些政府部門抱着事不關己的態度，其實可以說是落井下石，為何呢？彌敦道一項工程要封路 19 個月，以致數百個中小型零售或飲食服務店鋪雪上加霜，而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又例如排污費的工商附加費仍舊高企和不公平，所以，政府不可以說已改善了營商環境。我想問行政長官會否直接為服務行業引入一些紓緩措施，例如減低政府收費和盡快剷除不必要的 *red tape*，簡化甚至取消不必要的牌照，而改以執法手段進行管制？

行政長官：這項問題比較細緻，我實在不能在這裏回答。不過，我們一直將製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視為我們一個重要的責任，不斷研究怎樣可以做到更好。我曾經提及過排污費的問題，還有其他例如將 *red tape* 減少，我知道我們其實在這方面正在下工夫。將來有了電子商業貿易，我們或許會替大家省回大量金錢。我想，如果在這方面可以想到有更好的辦法，我們一定會再跟進和作出改善。我也注意到，最近新加坡在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剛才行政長官說我的問題好像很細緻。其實，我舉出的例子比較具體。就大方向來說，我希望行政長官能夠回答，他會否減收政府收費，我必須說這是整體的政策。現時在用者自付的政策下要繳交大量費用，因為所有牌照都要徵收高昂的收費。這對於中小型企業來說是很重要的，政府可以直接使他們省回不少金錢。行政長官會否特別針對這些問題而釐定整體政策減費和減少 *red tape* 呢？

行政長官：我們一直在減少 *red tape* 方面下工夫。而關於減收費方面，最近我也提過中小型企業正面對 4 個問題，一個是他們對市場掌握信息的問題；另一個是人才問題；另一個是營運資源(*working capital*)方面的問題；最後是成本問題。我們正在這方面研究是否有辦法減低他們的成本，包括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提到的問題。

主席：劉千石議員。

劉千石議員：主席，董先生一直強調香港有三高：高樓價、高通脹、高工資。現時樓價和通脹已大幅回落，正如大家所知，工資被大幅削減，即使公司賺錢也減工資。我不知董先生有否評估過這種減薪風氣是否與你有關高工資的言論有連帶關係。你可否評估一下，香港今天是否一個高工資的社會呢？謝謝主席。

行政長官：劉議員，我剛才說過，政府沒有能力，也沒有條件把工資訂在某一個水平。這不是政府的責任，而應由市場自行調節。政府最重要的是要確保勞資關係良好，以及保障勞工利益。在這方面，我們會盡力做。

劉千石議員：主席，現今在香港社會有些店鋪員工的時薪是 14 元左右，那今天的香港是否仍是高工資的社會呢？

行政長官：我覺得政府不可以說香港是高工資抑或低工資的社會，而應讓市場自行平衡。但我可以告訴你，舉例在這兩個星期，日元與美元相比下跌了百分之十幾，馬克亦相繼下跌，而東南亞的貨幣也會開始下跌，這樣香港的競爭力會轉好。所以，我們要從整方面來看。政府不可以說哪一個水平才對。

主席：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謝謝主席。今天我是以私人身份發問，絕對與內務委員會無關。不過，我所提出的質詢，相信大部分同事都會有興趣和會產生共鳴的。

董先生，你的施政報告發表後，市民有讚有彈。讚的是有遠見，彈的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你亦說過，很多事情未必可以立即做得到。不過，我們認為政府可以下一些工夫，盡快增加市民的信心。例如管治上的問題 (government)，你也知道立法會的同事對於行政立法方面一直關注。其實，並非只在這立法會，我們在臨時立法會時，已有就這問題進行議案辯論，我們都認為有需要在這方面下一些工夫。可惜，施政報告裏只有很少篇幅輕描淡寫的提及這問題：只要大家更互信，建立好關係便可以做得好一點。董先生是否認為行政立法關係完全沒有問題，還是認為沒有需要處理這項問題？希望董先生能解釋這一點。

行政長官：我認為現時的行政立法關係出現了問題，我們須予以處理。我認為解決方法應該是加強溝通。從政府的立場來說，如有需要的話，我們一定會多走一步、兩步、甚至三步。兩者加強溝通，關係便可以更好。特區政府成立了 16 至 18 個月，在這個關係方面，我們仍在摸索未來去向。在剛開始的數個月，尤其我們是第一屆立法會，我們須用一段時間互相認識，互相適應，摸索我們應採用甚麼方法，兩方面都必須努力，希望這是一個好開始。

主席：呂明華議員。

呂明華議員：董先生，很多人說這份施政報告並非一份完美的報告，但有一個國家的施政報告是完美的呢？對工業界來說，我們很高興看到政府理解到單靠服務業的經濟的缺點和弱點，並且認識到只有重建香港製造業，才是穩定經濟的基礎。但施政報告給予我們的印象是政府雖然鼓吹要發展高技術和創意性的企業，卻又鼓勵服務業包括服務性和製造行業。香港只做研究工作，包裝工作則在其他地方進行。在現時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為甚麼不能提出一些優惠的條件，吸引外國或香港投資者在香港生產和設廠？

主席：呂議員，對不起，你只可以提出一項質詢。

行政長官：呂議員，我想密集性勞工的製造業已遷往珠江三角洲或世界各地。當然，如果你認為香港可以繼續保持競爭力的話，香港政府當然會感到高興，因為香港人可以因此有更多的就業機會。關於香港有沒有辦法在高技術下發展工業，我有這樣的看法：在很精細的高技術工業方面，香港會扮演一定的角色，如果是普通密集勞工高科技工業，也許在香港發展比較困難。但在這方面，呂議員是工業專家，你比我知得更多。就政府的立場來說，我們希望透過高技術、高增值的發展，一方面可以使香港工業界或服務業界提高其效率；另一方面，我們待科研變成商品化的時候，便可以在香港或內地生產，我們不排除這可能性。

呂明華議員：行政長官，要在香港從事製造業，最重要的是成本。香港以高地價政策馳名，土地和工資都很昂貴。當然，關於工資高昂，你剛才也說到不是政府可以決定的；但土地屬於政府擁有，政府可以決定土地的價格。我相信政府可以提出一些政策，給予優惠條件吸引廠家前來香港生產，特別是高科技工業。

行政長官：香港有工業邨，其實工業邨有條件可以吸引工業界投資。我想我是正確的，最近工業大廈的樓價也下降。其實，這提供了新機會，如果你認為這是可行的話。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是下午 4 時，我要求你多給予我們半小時，理由有兩個：第一，有 40 位議員已舉手表示想發問，但到現時為止，只有 14 位議員已提出質詢，如果現在休會，大部分議員也會感到很失望；第二，由於剛才公眾席上的擾攘，本會損失了數分鐘時間。行政長官可否多給我們半小時？

行政長官：當然可以。

主席：謝謝。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謝謝主席女士。很高興剛才聽到董先生說希望行政方面與立法會加強溝通。不過，我們就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問題已經溝通過很多次，我們的議會，包括法律顧問，已反反覆覆研究了很多次，與律政部門的官員也溝通了很多次，但我們想來想去也想不通，我們的《議事規則》哪裏有違反《基本法》的地方。當然，政府的立場也很清楚，那麼我們如何把這個結解開？現在又應如何處理這分歧？

行政長官：程議員，照我理解，我很認同及支持政府同事說《議事規則》有些地方與《基本法》發生牴觸。我真的很希望立法會可以在這方面再看多一遍。（眾笑）

主席：對不起，黃宏發議員，按照慣例，議員是要輪候發問的。程介南議員，你現在可以跟進。

程介南議員：謝謝主席。正因為我們已溝通了很多次，也反覆思考過，聽過很多次，想了很多次。那麼最後的辦法是否就如報道所說，要政府和議會對簿公堂，你是否認為這是我們最後要選擇的做法呢？

行政長官：我們希望立法會的同事能夠看多一遍。（眾笑）

主席：黃宏發議員，你是否想提出規程問題？

黃宏發議員：我收到由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發出一封信，提及一位議員如就其原有提問作出跟進，不會被看作額外的提問，但其他議員就一位議員的原有提問提出跟進，便視作一項提問。換句話說，主席如果行使酌情權，便有權容許其他議員提出跟進。

主席：我不準備使用酌情權，因為這樣做對在你之前輪候的其他二十多位議員不公平。

楊森議員：主席，政府以改善食物衛生安全及環境衛生的理由取消兩個市政局，然後公然地以一個由委任產生的諮詢架構監察新的政策局。原則上，這是否違反了民主的做法？董先生，你是否覺得這是很光彩？

行政長官：楊議員，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這不是民主倒退的問題，而是有關如何可以使我們現在的架構運作得更好。事實上，立法會直接或間接已經是由選舉產生，區議會也是選舉出來，所以我昨天說既然已經有兩個架構存在，是否仍須有第三個這樣的架構呢？

楊森議員：這即是說董先生不覺得以一個委任的架構取代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議會是民主的倒退？我想這是形式的問題。不過，我想提出的跟進質詢是，當我們要求以普選產生立法機關、立法會時，董先生卻說要循序漸進，那麼為何在取消兩個市政局時，卻又要迅雷不及掩耳地一刀斬下去？這裏是否自相矛盾？

行政長官：楊議員，對於在環境衛生及清潔方面如何可以做得更好，我想社會的聲音是很強的，所以我們是經過諮詢才得出這個結論的。

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會委任一名旅遊事務專員。請問行政長官可否告知本會，這名旅遊事務專員的行政架構和職能是如何的呢？現時主管旅遊的是經濟局，但很多旅遊問題卻是跨局的，例如台灣、內地和俄羅斯的簽證便涉及保安局。請問這名專員如何能使跨部門的旅遊政策得以執行呢？

行政長官：楊議員，我們是希望可以有一個專人全心全力專注管理旅遊業，他會是隸屬經濟局，並會向經濟局局長負責。我相信這樣的架構可得出較高的效率，既可以促進我們在旅遊方面已開展的工作，亦可發展新的範疇，同時仍舊會是隸屬經濟局。

楊孝華議員：既然是隸屬經濟局，這是否意味着他的權限和影響力只會是局限於經濟局內？這樣是否真的可以達到跨部門合作的目的？此外，他又如何與旅遊協會協調？

行政長官：我想楊議員無須擔心跨部門的協調，因為委任了專員之後應該會發揮得更好。

主席：許長青議員。

許長青議員：主席，進出口業一向是香港經濟的主要支柱之一，但自去年開始，受到了東南亞貨幣貶值影響，以及 7 月新機場貨運站運作癱瘓的打擊，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已經下降。對於目前進出口業所面臨的困境，請問行政長官有何具體解決措施？

行政長官：其實，東南亞國家貨幣疲弱，對香港的進出口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但若以出口的情況來說，往歐美的出口是有不俗的表現，只是往東南亞和日本方面的出口，表現較過往為差。我不能夠提出特別的措施，因為這是由大環境引致的情形。不過，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往歐美各國的出口到現時為止仍未受到影響，希望大家能在這方面多加努力。

主席：跟進質詢。

許長青議員：東南亞輸往歐洲的紡織品是享有特惠稅和不受配額限制的，這個趨勢若持續下去，而香港還不想想對策的話，我們的產品便會變得非常昂貴了。

行政長官：這問題不單止影響香港，我們也經常就本港、中國大陸的出口及貨幣價值問題有所爭論。我剛才提過，最近兩個星期，所有歐洲和日本的貨幣兌美元均有所上升，這方面對我們最終是會有幫助的。我們得視乎調整期的長短和調整幅度，再想出對策。

主席：陳智思議員。

陳智思議員：主席，政府在施政報告指出，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的守則和規例會在今年完成主要工作，但卻沒有提及真正的施行日期。我們保險界非常擔心，不知政府會否在各種政治和經濟的壓力下，拖延強積金計劃，使我們數以千萬計的開設成本付諸流水。請問董先生可否確實表示，政府是真的有決心推行強積金計劃？此外，董先生又可否說明政府希望施行強積金計劃的日期和時間表，好使業界可以放心投資。

行政長官：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是一定會推行的。當然，社會上有很多聲音——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提出可否因應現時的經濟情況，考慮慢一步推行強積金。據我所知，政府的目標是在 2000 年推行，這個目標是不變的。

主席：陳議員，你是否打算提出跟進質詢？

（陳智思議員表示不打算提出跟進質詢）

主席：馬逢國議員。

馬逢國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內提出了會成立差不多十個委員會，其中包括策略發展、安老事務、電影等的委員會。今年在施政報告內又提出會成立更多這一類的委員會。請問行政長官對成立委員會的作用和成效有何看法？特別是經這些委員會討論後而得出的結論，怎樣可以落實成為行政措施？會否出現議而不決，或是有了決定但又不能落實的情況？

行政長官：安老事務委員會正在進行多項工作，它跟社會福利署合作得非常好。我昨天亦特別提到長遠策略委員會，它其實也在進行很多項工作，而我知道局長將來是會在立法會作出報告的。此外，田長霖先生領導的創新科技委員會亦作出很多很好的推薦，我相信政府架構是會詳細研究這些良好、創新的構思，並會推進和落實好的建議。今年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委員會，那便是我邀請了十多位世界知名的工業、商業、金融界人士，成立了一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uncil**，以國際觀點研究香港將來的發展，我相信這對香港也是很有幫助的。因此，我們每一次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成立這些委員會的。

主席：跟進質詢。

馬逢國議員：我想就行政長官剛才所提的委員會作出跟進。行政長官是否認為現存的公務員隊伍在國際視野方面有所欠缺，故須成立該委員會作為補充？還是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援？

行政長官：這個國際商業委員會中，成員包括了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董事長及梅鐸先生等。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跟他們共聚一堂，大家以國際的眼光看香港，讓他們向我們提供大量意見，這不是一件好事嗎？其實，我每年都會跟他們個別會面一次，但如果能夠聚首一起作出檢討和討論，對我和我的同事的確會很有幫助的。我們是根據這種想法，決定組成這個委員會的。

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主席，董先生昨天所提及有關推行小學全日制的時間表，我想我們教育界是很支持的。不過，我並不很贊成政府為了加快推行小學全日制的步伐，而須實施小一每班增加兩名學生的措施，以及要求中學擱置削減學生人數的計劃。我的質詢是，政府可否考慮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在加快推行小學全日制的同時，相應地增加教師數目，改善師生比例，以確保教育質素不會受到影響？

行政長官：楊議員，其實我也不贊成這件事的。（眾笑）不過，有時候真的很難平衡各方面的考慮。有關這方面，我們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得出這個結論的。在施政報告中我亦說過，即使是得出這樣的結論，也要看看將來的移民情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會留意各方面，如果可以更改，我們是一定會更改的，這是大家共同的目標。

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我的質詢是，如果學生人數增加了，可否讓學校聘請多些教師，使師生比例能夠維持在合理的水平？

行政長官：楊議員，我不知道是否增加了教師便可以解決問題，因為這其中是牽涉到課室和其他很多的問題，須一起解決才可以。

主席：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主席，董先生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說，他曾到深水埗探訪一些舊屋居民，見到他們的居住環境後，感到十分心痛，但其實市民期望他可以做到的不單止是心痛，而是將心痛化為行動。董先生說房屋委員會在 2001 年前要建成的樓宇，現時很多已經打樁，無法作出改變，這一點我是同意的。不過，如果董先生認為現時的樓市是穩定了、建築成本已下降、很多建築師和測量師沒有工作做，那麼我們為何不利用這個機會，加快興建 2001 年後落成的租住單位，使市民不用輪候 5 年，而是可以把輪候時間縮短為兩、三年？為甚麼要等到 2005 年，即由現在起計的 8 年後，在我們這個富裕社會裏生活的人須輪候 3 年然後才能上公屋？這是否太過不幸？我們為甚麼不加快興建步伐，讓市民可以在 2002 年或 2003 年，輪候 3 年便可上樓了？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們首先要想一想，原本是須輪候 7 年的，到了 2005 年便縮短為 3 年，其實已經是加快了很多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承諾。在 1998 年這一年裏，我們實在已做得不錯了，至於將來可否加快……，李議員好像是房屋委員會的委員，（眾笑）請李議員把意見告訴我好了。（眾笑）

李永達議員：簡單地說，有些限制我是會諒解行政長官的，例如須在 2001 年之前建成的租住公屋，由於是已經打樁，所以便沒有辦法，但我認為貸款在 1 年內增加 100%，即由 5 000 個配額增加至 1 萬個，董先生是很“鬆手”的。籠屋居民和居住環境惡劣的居民要求可以快些上樓，我希望董先生會記得，所謂 7 年的輪候期，前立法局其實曾提出希望 97 年便可以不再出現輪候冊，所以我們已經是違背了一次諾言。我相信很多黨派的議員也一致覺得，輪候冊內的居民確實是有需要，如果董先生在加速興建租住單位和縮短輪候冊方面作出承諾，我作為房屋委員會的委員，必定會十分支持，而我亦相信房屋委員會的同事也會支持。這是一件美事，最少我可以在施政報告中找出一件事，大力讚許董先生。

主席：董先生已知悉李永達議員的意見。

行政長官：我會跟進的。

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我想提出的 3 項質詢，劉漢銓議員已提出了一項，是關於本地專業人士的就業機會問題。不過，董先生的答覆卻令我有些失望。我兩次與董先生會面時都有提出這問題，亦給了董先生一份文件，說明我的看法，可能由於我坐得比較後，所以可能董先生忘記了。我認為香港政府繼續進行多項基建工程，是一件好事。我不是鼓吹保護主義，但我希望香港政府關注本地專業人士現時的困境，以及社會作出的投資和對香港的長遠承擔。我具體的質詢是，請問行政長官，第一，政府會否在投標制度或選擇顧問制度中，給予本地經驗較多分數，因為這樣對工程肯定是有好處和貢獻的；第二，政府有否考慮多為本地專業人士在外地推廣我們的服務呢？

行政長官：我相信就第二點來說，我們是絕對有這樣做的，也是可以做的。對不起，真的因為何議員坐得太後，所以我看不清楚他。（眾笑）何議員曾寫信給我，而何世柱議員也曾與我討論過這事。

我剛才也說過，在這方面，我體會到專業人士的問題，但我們當然也要考慮到將來在世貿的義務。我想我們真的須有一個辦法，使能兩全其美，一方面可以照顧到本港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考慮到國際環境。我們會就這事作出跟進和研究。

主席：何議員，你是否想跟進？

何承天議員：主席，我想指出，世貿的協議，即 *Uruguay Round*，並不包括專業服務的。如果我們看看其他國家，他們雖然說得很動聽（例如美國，我本身是美國的註冊建築師）但它並不會容許我在那裏工作，因為它不會發給我工作證。我想請香港政府不要再以此為藉口，我們是有需要維護香港的本地專業的。謝謝。

主席：霍震霆議員。

霍震霆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去年在施政報告中就文體政策只說了 16 個字，今年該等政策則成為重要政策之一，我想業界內人士都感到鼓舞。他們特別希望我跟進一下，那高水平的體育館何時才由行政長官主持開幕，因為我們已等了很多年？

行政長官：我想可能也還須一段時間。我們開始時的設想好像是在啟德機場那邊興建。梁寶榮局長可否證實是否在東九龍興建？（眾笑）我們的想法是這樣的，所以有很多工作要做，可能要等到霍議員頭髮白一些才做到——我希望不須如此。（眾笑）

主席：霍議員，你是否打算提出跟進質詢？

（霍震霆議員表示不打算提出跟進質詢）

主席：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相信香港現時最大的問題，正如剛才各位議員所說，是信心危機問題，其中之一是對管治的信心。剛才行政長官回答其他議員的質詢時說，過去的施政失誤會打擊信心，但公務員已很盡力和效率非常高。不過，我覺得這樣回答，在自我檢討方面是很表面及不深入的。不知行政長官自己有否再檢討過去 1 年施政失誤的真正原因？也許未必一定是公務員的問題，會否是行政會議的成員向行政長官提供錯誤的意見呢？是否應把他們辭退呢？剛才行政長官說在過去 3 個月，每天有 2 小時 30 分鐘用作接見外人，他是否見錯了外人呢？是否那些人向他提供了錯誤的意見呢？有些人說行政長官背後有些神秘人物提供意見，是否那些神秘人物提供了錯誤的意見呢？抑或是行政長官在解釋施政政策時，向市民解釋不足或不清晰，使市民失去信心？我認為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行政長官必須加以正視。因此，我很失望，剛才行政長官的答覆只說公務員很盡力和效率很高，所以便沒有問題了，其實事情是否真的這麼表面呢？行政長官你本人是否有其他想法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不知道背後還有甚麼人向我提供意見，或許請你到我的辦公室坐十數小時，觀察一下我工作的情況，看看是否有甚麼秘密人物在我背後向我提供意見。（眾笑）

剛才我說出我對公務員的看法。在十八、九萬的公務員中，個別人員的出錯是一定會有的，而我們也有機制檢討這些錯處。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知道有錯後作出改進，知道怎樣才能做得更好。我們絕對是有一個很完整的機制

作出監察的。

至於剛才李議員提及行政會議，我可以與他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從前我也是前行政局的成員，我可以說，在現時的行政會議中，每一位成員都勇於發言，而我們開會的時間也較長，發言也較多，對問題的討論也非常徹底。對於社會上有些對行政會議的批評，我同樣會說，我認為行政會議的成員在運作過程中，是運作得非常好的。

主席：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主席，如果行政會議好、公務員好、行政長官又好，全世界的人都好，為何仍然會有這麼多出錯呢？我覺得不能只說全世界的人都很好，因為市民也不明白為何最終會發生這些事情。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真的要給香港市民一個清楚的答覆，才能讓市民知道究竟出了甚麼問題。

行政長官：李議員，這一年是非常歷史性的一年，其中有兩個很大的變化，一是政治變化；另一是經濟變化。在政治變化方面，我們從一個殖民地的香港變為高度自治的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無論香港和國際都認同這是成功的。這個變化是很大的。此外，在經濟上的變化，是國際金融風暴沖擊香港，再加上我們本身的泡沫經濟又存在了一段時間，使我們整個社會和經濟架構承受了很大沖擊，並出現了很大變化。

我認為無論是李議員、其他議員或市民如果要衡量一個政府是否做得好，一定要衡量在這些變化的過程中，我們能否掌握到這些變化，怎樣能盡快例如在經濟方面帶領香港復甦，能宏觀地看到將來的變數。我認為要衡量一個機構或政府的成敗，必須看它在管理這些變化的過程中，做了甚麼事情。事實上，在這一年內，政府在教育、老人福利和環保等方面都做了很多事，社會對這些工作也很認同。我們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呢？當然是可以的。如果日後再有突發事件發生，我相信我們會做得更好。在這方面，李議員可以放心，我們一定會自我討檢，不斷努力，加強我們的架構，做得更好。我希望大家衡量香港特區政府時，會以整體角度來衡量。

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我好像中了六合彩，因為我原本以為今天沒有機會提出質詢的。

行政長官昨天和今天都提到在 5 年內會花 2,350 億元做基建，協助香港的經濟增長和製造就業機會。對於能否做到，我個人抱着一個懷疑態度，希望行政長官在四年半後能夠告訴我們。不過，在加快進程方面，我想向行政長官提供一些參考意見。如果完全運用政府資源，由於我們沒有加稅，政府收入會減少，因此，可否考慮多些鼓勵私人機構參與，例如以 *Design and Build*，即設計與建造，或 *BOT*，即建造營運和轉移等方法呢？這些都能有助加快程序、縮短時間（昨天行政長官說需時 10 年），以及可能會節省資源的需求，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這方面的建議。此外，在選擇項目時也是很重要的，否則便不一定能夠達到目標。昨天行政長官說策略污水排放計劃已經敲定。這計劃耗資數百億元，而過去在進行第一期計劃時已經用了 100 億元，全部或幾乎全部工程都是由外國公司或外籍專業人士負責，這是否對我們有好處呢？我對此表示懷疑。因此，在選擇項目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行政長官：何議員的建議很好，例如 *BOT* 等，我們會作出跟進和研究。

何鍾泰議員：我可否作出跟進？

主席：何議員，請提出跟進質詢。

何鍾泰議員：我覺得行政長官給予地產商和勞工界等很多與他接觸和溝通的機會，但行政長官卻似乎很少與專業人士接觸，最少工程界的情況是這樣。我希望行政長官日後會多些與他們會面。

行政長官：我的門是經常打開的，歡迎你們隨時進來。

主席：最後一項質詢。司徒華議員。

司徒華議員：主席，董先生是否知道一個立法會直選議員的選區是等於多少個兩個市政局議員的選區呢？在這情況下，立法會直選議員為甚麼可以完全取代兩個市政局議員扮演申訴大使的角色呢？

行政長官：司徒華議員，我第一次和你正式傾談時，你考我，而這次你又考我。（眾笑）我還記得的。

關於取消兩個市政局的問題，我在昨天已說了很多。政府的方向是很明確的，我相信亦得到一般市民的支持，但我知道立法會內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我希望經過這數個月的溝通後，大家能達到一個共識。我希望可以爭取到議員的支持。

主席：各位議員，到目前為止，會議已進行了 1 小時 30 分鐘。司徒華議員，現在請你跟進。

司徒華議員：董先生，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檢討區域組織，當時的文康廣播局局長周德熙先生向臨時立法會大為慨嘆自己是無兵司令。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決定“殺局”奪權，這是否早有預謀，是否仿效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呢？

行政長官：司徒華議員想得太多了。（眾笑）我很希望在這數個月內，政府同事能努力與大家爭取共識。謝謝。

下次會議

主席：各位議員在這 1 小時 30 分鐘內共提出了 27 項質詢，很多謝董先生以精簡的方式回答這些質詢。

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行政長官現在離開會議廳，請各位議員站立。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35 分休會。